

在故纸中消夏

王太生

古人的闲帖是一堆故纸,不能把它揉皱,而是展开。纸上有微风,还有花香、心情、眼神、节气、温度,在故纸中消夏。

喝茶吹风,读闲帖。黄庭坚《花气熏人帖》中说,“花气熏人欲破禅,心情其实过中年。春来诗思何所似,八节滩头上水船。”

年岁渐长的老黄在家里闭目养神,有人给他送花。他曾应允过给人写诗,过了好久,不见动静,对方送花提醒,没想到浓郁的花气扰了老黄的禅定。本来,人过中年,心境远江湖,微波不兴,春天的诗意哪里还有呢?就像一叶小舟在八节滩头的逆流中颠簸徘徊。

花枝簇拥,不知道人家送的是什么花?应当有蔷薇、芍药、石榴、绣球……反正是些很浓烈的花。老黄有些嗔怪,怨花气太浓,熏得神思被搅,六根不再安静。

中年人很少写诗,哪怕年轻时是个诗人,也已没有从前的激情。老来绝无年少吟,老黄又不愿应景式地凑几句,所以托辞,送的花,香味太浓,熏跑了灵感和诗兴。

宋人的故纸中,有大宋的山河、大宋的天气、大宋的茶和一副普通的对弈棋子。

蔡襄《暑热帖》,流动着五月的花草清气,“襄启。暑热。不及通谒。所苦想已平复。日夕风日酷烦。无处可避。人生缙锁如此。可叹可叹。精茶数片。不一一。襄上。公谨左右。牯犀作子一副,可直几何?欲托一观,卖者要百五十千。”

蔡襄手札的大意是说天气太热,来不及通报请求谒见,心中苦恼的事情已经想通了。日夜朝夕天气酷热烦闷,无处可避,感慨人生中的束缚也是如此。给你带了精茶数片,就不详细说了。犀牛角做的棋子一副,不知道能值多少钱?想带给你看一看,卖家说要百五十千。

本来,心有郁闷,想找人诉,后来又自我化解了,一高兴给朋友带了礼物,无意中透露,蔡大叔业余时间可能痴迷古玩收藏。牛角棋子不知从哪儿淘来的?想问问朋友,到底值不值这个价?

故纸,一事一纸,古人的日常,更接近生活本意。它是一个片段,也是片言只语,随意拿张纸来,顺手写写。这些帖子是雅文,单纯、单一,清雅有趣。

我喜欢王羲之的帖子,他写的那些题材,包罗万象,内容也很有趣,私下里称它们为雅文。《快雪时晴帖》,“羲之顿首。快雪时晴。佳想安善。未果为结。力不次。王羲之顿首。山阴张侯。”

也喜欢王献之的帖子,那些氤氲着烟火气的文字,那种淡定和对人生的大彻大悟。

杨凝式的帖子也是雅文。《韭花帖》很雅,文字雅倒是其次,关键是内容雅,一个饥肠辘辘的人,这时候有人给他送吃的。

美食本来就雅,况且还是韭花酱。吃的事,骨子里就雅。

从前的故纸,说的事情琐碎而芜杂——

怀素在《食鱼帖》里说,“老僧在长沙食鱼。及来长安城中,多食肉,又为常流所笑……”读此帖,让人不禁哑然,其实我亦有老僧境遇:浅夏时节吃杂鱼,鱼腹多子。不吃,是不忍吃;吃了,又怕别人讪笑。鱼子鲜美,辜负了春天。

王羲之《裹鲊帖》,提到一款荷叶美食,“裹鲊味佳,今致君。所须可示,勿难。当以语虞令。”不只是一道菜谱,而是对朋友的情义。裹鲊,这款美食,经过腌制,用荷叶包裹着蒸,散发着诱人香气。

《啜茶帖》是苏轼写给好友杜道源的一则便条,内容是邀请道源前来饮茶,顺便有事相商。读此帖,让我想起谷雨天,约几个朋友喝茶,杯盏里微漾新绿嫩芽,几瓣素白茉莉。屋外下着雨,朋友散后,茶雨微凉。

米芾《清和帖》是写给友人窦先生的一封信,信中提到与窦先生很久未见,表达倾慕敬仰之意。描述夏初气候,询问对方起居生活如何?他接着自述年事衰老,却必须赴任官职,因此不能久留,恭敬地希望对方保重。写在绢纸上,美好的情愫,收藏在博物馆里,温厚典雅。

古人在纸上写字,信手写来无拘无束,横竖斜直,率意而成,挥洒自如,姿态横生。

这些故纸从时光中沉淀下来,它的骨骼和心情在诉说某个时间节点的美。流传久远的纸页,微微泛黄,生生还原了当时的生活氛围:有从前蝈蝈儿的叫声、鸭头丸、奉橘和送梨。

酒事也雅。几个人围坐,谈天说地,日子过得真慢啊。现在很难再有闲人陪你喝酒了。关键是,好多酒,还是酒精勾兑。

故纸里,有两个人十里长亭相送。暑热天,有个人,擎把伞,躺在荷叶下度夏。



青石
方华
摄

怀念一棵稻子

张淑清

我理解一棵稻子是从父辈开始的。那时候,一株秧苗,通体绿油油的,像婴儿的身体,娇嫩且柔软。被盛在一只容器内,坐上土篮,经过一根扁担的平衡,一路顺风抵达田地。田喝足水,水面迎着蓝天白云,偶尔有大雁掠过,燕子盘旋。田大大方方泊在原地,新娘子似的,等着人来梳妆。秧苗一朵一朵,从一双结着泥土的手掌,兴奋地跳进水里。水被溅起一片一片浪花,最后,一朵朵苗儿,排列整齐,站在田里。风一吹,苗儿摇晃一下头。雨一落,周围瞬间安静。

那时候,父亲种植的杂交水稻,产量很高。父亲不知道高产的稻子,从何而来。他骑自行车去乡农业站购买稻种,卖货员向他介绍,杂交水稻是一个叫袁隆平的人研究出来的。父亲望着籽粒饱满、金灿灿的种子,心里说不出的温暖,他明白,一切与粮食有关的人事物,都是尘世最美的烟火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捧回稻种,并让它在田核萌芽,破土,抽出嫩叶,直至在水田中尘埃落定。父亲像伺弄他的孩子,细致入微,面面俱到。刮风暴雨的天气,父亲扛一把铁锹,守在稻田上。水涨了,将堤坝挖一道口子,引水出去。禾苗倒了,父亲弯下腰,扶起。累了,父亲跪在田里,一步一步朝前挪移。在父亲的眼中,庄稼就是他的世界,而一棵稻子,从出生到交付于一柄月牙镰,中间的过程,繁琐又细节。父亲被一棵稻子训练成一名庄稼医生。

稻棵萎靡,父亲清楚,它患病了,该用什么药治愈?雨一场连着一场,叶片上住着绿色的虫子,它们吃稻棵的叶儿枝儿,寄居的虫类,父亲也起悲悯之心,一只一只捉住,放在一空瓶子,到原野上放生。父亲一边和稻子窃窃私语,一边念着一个人。他不会说漂亮的语言,唯有用行动在和一个大爱之人,进行交流。一粒米被塞入一个大海碗,一粒又一粒米,给人打牙祭。空乏了很久的肚腹,终于经不住一碗米饭的香气。父亲很有仪式感,斟一杯米酒,洒到地上,敬拜苍天与大地。吃米饭时,父亲说,要牢记这丰收的大米是谁给的。我和弟弟点点头,风卷残云一碗米饭。我们在父亲庄严肃穆的神情中,懂得一粒米来之不易,它和一个人息息相关——袁隆平,没有他,大家的饭碗是干瘪的、枯瘦的,一粒米里渗透着他一生的挚爱,几世的深情。

后来,我读书离开村子,离开稻田。在别人的城市,我想家,想念一粒米,想一汪碧水盈盈的稻田,微雨缠绵,想此刻的父亲。一定

披着蓑衣,戴着斗笠,在守护他的田地。雨滴斜斜地落尽池内,苗儿青青,父亲与禾苗对视,这份默契,胜过世间所有的辞藻。

即便是回去,我已不像过去,赤脚下田,浑身泥水,干得热火朝天,而是变得谨小慎微,怕虫子上身,怕石头扎脚,忙脏了衣衫,我与稻田拉开了一道距离。田地是父亲的、村庄的,它与我渐渐陌生,尽管我熟悉咀嚼在唇齿间的米,熟悉故乡的味儿、泥土的味儿、父亲的味儿。父亲,叹口气,凝眸着他的稻田、沉默的村庄,自喉咙挤出一句话:什么都可以忘,但养大你的米是从哪来的,不能忘!父亲蹲在院子里,仿佛一棵弯着腰的稻穗。那一幅画,自然天成,不必修饰,时常在梦中呈现,也动不动把我从异乡的床上喊醒。

当我像一棵稻子,历经风雨,慢慢长大成熟,我才吃惊地发现,我吃的每一粒米都是父辈的杰作;走过几座城市乡村,遇见的任何一片稻田,全和父亲的田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,它们长在中国的大地上,朝气蓬勃,繁荣丰腴。以前我总是记不住袁隆平的名字,终日只知为生计奔波,为一张嘴忙碌,全然忽视了对一粒米的探究,忽略了这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人。后来在他乡的炊烟中,我吃着同样的一碗米饭——它们有着和父亲一样的气息,和我熟悉的田地如出一辙的气质,规规矩矩,不张扬不媚俗,就那么执着地活在民间。而现在,我却只能缅怀那些村庄和稻田。父亲越来越老,皱纹满脸,像一条条大大小小的河流,他的几亩稻田被改种苞米。村子里的稻田消失了很多年,它们成了风干的记忆,睡在书本里,就连父亲吃的稻子也是在镇里议价粮店购置的,上面赫然写着盘锦大米、庄河盐碱地大米。父亲指着碗里的米说,要记着,米和一个人有关,没有他,城市和村庄吃米都困难。父亲说这些,呷一口米酒,抹一下泪。父亲愈来愈沉默寡言,他像一棵低着头的稻子,又深邃得似一口井。我吃掉的每一粒米,几千斤的分量,和着父亲的话语,沉甸甸地横在我的心间。

两个月前,我回老家探望父母,父亲伫立在门口。一下车,父亲就急着对我说:袁隆平走了。刚说完,父亲就更咽了。不知为何,我也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,是的,这个让我们吃饱米饭的人走了,从此后,世上再无袁隆平。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对我的孩子说,记着我们吃的米饭是袁隆平给的,以后做人做事也要像他那样,永葆一粒米的温度,摸着良心行走人世。

